

浅议河南坠子发展历程与生存现状

作者：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路璐

[摘要]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 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等地, 是上述地区广大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艺术形式之一。本文简述了河南坠子的发展历程, 考察了河南坠子的生存现状, 提出了振兴河南坠子的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 河南坠子 发展历程 生存现状

河南坠子源于河南, 由流行于河南与皖北的曲艺道情、莺歌柳、三弦书等结合形成, 属曲艺种类之一, 约有百年历史, 流行于河南、山东、安徽、北京、天津等地。因为主要伴奏乐器为“坠子弦”(坠胡), 用河南方言演唱, 故称河南坠子。演唱者一人, 左手打檀木或枣木简板, 边打边唱。也有两人对唱, 一人打简板, 一人打单钹或书鼓。还有少数是自拉自唱。伴奏者拉坠胡, 有的并踩打脚梆子。传统的唱腔分为起腔、平腔、送腔和尾腔, 唱词有三字崩、五字嵌、七字韵、巧十字等多种句式。

一、河南坠子的发展历程

河南坠子创始人为开封的乔治山, 清代嘉庆时人, 原在开封唱三弦书, 经他将三弦改为二弦, 从弹拨改为拉奏, 取名“坠胡”。他经常演唱的剧目为“玉虎坠”, 群众遂称他为“唱坠子书的”, 后来出了名, 就叫坠子书。坠子书开始为单人独角, 自拉自唱, 脚上系一击槌, 用以击节。同治年间与道情结合, 形成一人持简板击节演唱, 一人拉坠胡伴奏, 唱奏开始分工。1920年前后, 简板又改用钹, 同时坠子出现女演员。乔利元也是河南坠子的创始人之一, 他开始在河南大名县拜程长会习唱山东大鼓, 后改唱河南坠子, 他与妻子乔清秀将河南坠子进一步改进, 形成乔派风格, 唱红了京、津地区。乔清秀, 本名袁金秀, 女(1910-1944), 河南濮阳南乐人, 少小家贫, 14岁开始河南坠子, 15岁小有名气。上世纪二十年代在天津等地演出期间, 在师傅(后来为丈夫)乔利元、琴师康元林和老师潘春聚等人的支持或配合下, 从梨花大鼓、京韵大鼓、天津快板书等戏曲、民歌中吸取营养, 在河南坠子传统唱腔的基础上进行大胆创新, 创出一套优美动听、独具一格的坠子唱腔。其唱腔圆润优美, 表演真挚动人, 扮相俏丽大方, 在京津引起轰动, 遂赢得“坠子皇后”、“坠子大王”美誉, 成为后世公认的“乔派坠子”创始人。在艺术生涯中, 一贯注重平民, 不阿权贵, 且具高尚民族气节, 1939年应邀赴丰天演出, 多次拒绝为伪满要人及宪兵队演出, 与丈夫乔利元同被伪满宪兵队逮捕, 受尽酷刑, 终不屈服。丈夫被迫害致死后, 她于1944年回到天津, 不久含恨而死。其优秀唱段《扬家将》、《包公案》、《王二姐思夫》、《玉堂春》、《兰桥会》、《宝玉探病》等被天津、上海等地的数家唱片公司灌制成二十余部唱片, 广为流传。

二十年代末, 三十年代初, 唱河南坠子的男、女戏班纷纷来京, 争演于天桥爽心园、天花园等杂耍园子, 孙家、贾家等茶馆和露天场棚中。这一时期有鸳鸯档(夫妻搭档表演), 其中卢永爱和任永泰夫妻俩尤受欢迎。妻子唱做俱佳, 身



段好看，表情细腻。丈夫专会抓眼，形象表演使人解颐。女演员姚俊英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她嗓音甜润，动作潇洒。她拿手的段子为《小黑牛》、《刘二姐栓娃娃》、《许仙游湖》、《黛玉悲秋》等。

三十年代前后，河南坠子女演员董桂芝、宗玉兰姑嫂，程玉兰、程玉花及擅长武坠子的男演员王永安等进入北京，除天桥外，也演出于城内杂耍园子，以各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征服了北京观众。程玉兰以曲调朴实明朗，音色圆润柔美见长，人称“大口”坠子；程桂芝以唱腔含蓄深沉，板眼规整见长，人称“老口”坠子。她二人与当时往返于京津被称为“小口”坠子的乔清秀形成鼎足之势，分别创立河南坠子的三大唱腔流派。程玉兰的代表曲目有《王二姐思夫》、《小寡妇上坟》等；董桂芝的代表曲目有《宝玉探病》、《徐母骂曹》、《哭祖庙》等，程、董二人的对唱有《蓝桥会》、《玉堂春》、《相府借银》等。

四十年代闻名于北京的河南坠子演员有李雪芳、李玉玲、马忠翠等。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兴，河南坠子的老演员们积极转变观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迅速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行列中，努力创作并演唱一批宣传新思想、歌颂新生活的作品。例如姚俊英演唱的《十女夸夫》、《小姐俩摘棉花》等宣传《婚姻法》的作品，周玉花演唱的《考神婆》、《杨发贵摔子》、《魏兵义下江南》等破除迷信、歌颂解放军英雄事迹的作品，深受观众的欢迎。1956年以后，新一代北京河南坠子演员相继成长起来，并对河南坠子进行传承与发展，其中马玉萍、刘慧琴、李少华等演员取得可喜成果。马玉萍6岁从师李祥东学艺，1956年加入北京市曲艺团。她在河南坠子吐字发音的基础上糅进京腔京韵；唱腔上广泛吸收豫剧、大调曲子、京剧、评剧等音乐素材，加以融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代表曲目有：《穆桂英指路》、《爱个光荣人》、《土地还家》、《姑娘的心愿》、《雨夜变迁记》等。刘慧琴生于曲艺世家，1956年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私淑徐（玉兰）派坠子，学习并借鉴民歌及西洋歌曲的长处及发声方法，对坠子的唱腔和演唱方法进行大胆创新，风格独特，曾赴香港演唱。拿手曲目：《偷年糕》、《偷石榴》、《老实人》、《非洲姑娘》等。李少华为地质文工团坠子演员，代表曲目：《王二姐思夫》、《检棉花》、《喂马记》等。郭文秋演唱的坠子以乔派为基础并加以改进，她的声音甜美、清脆，吐字清晰，善唱贯口。她发挥乔派坠子的乡间曲艺所特有的自然美，并与都市曲艺华丽、考究的艺术美相结合的特点，既保持唱腔浓郁的地方色彩，又唱的酣畅、俏丽。她的代表作品《偷石榴》已传唱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是曲艺晚会的保留节目。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坠子形成乔派、董派、程派三大流派，为河南坠子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七十年代，中央和各省市相继成立曲艺团体，县里成立文化馆，河南坠子的传承与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组织和生活上有保障，培养了大批专职或业余编剧和演员，成就一批新的优秀坠子演员。一些省、市甚至成立了专业坠子剧团，河南坠子得到蓬勃发展，唱响大小剧院、街道、乡村和田间地头，宣传党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弘扬祖国传统文化艺术，熏陶和默化了几代戏迷。

二、河南坠子的生存现状

“名人之死与曲艺之殇”，说明河南坠子等曲艺目前生存现状。“人亡曲散，人走艺亡！这是很多地方小曲艺的现实命运。”年近70岁的河南坠子代表人物马玉萍说的这句话里带有一种悲伤。她说的这句话绝非耸人听闻，而是她亲眼所见的现实，很多地方曲种虽然曾经风靡一方，但由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很多解放前就活跃在舞台上的代表人物陆续作古，这些曲种就濒临失传，只能面临博物馆接受瞻仰的命运。她唱的河南坠子同样如此，她培养的徒弟由于曲艺就业不景气而纷纷转行，让她无比揪心。“哪一天我们几个老家伙没了，这门优秀的艺术也就随着走了。”

河南为中原曲艺文化大省，十几年来曲艺人才纷纷转行，跳槽。1985年统计尚有47种曲艺项目，如今经常演出的仅有三种，偶而演出的13种，更有14种小曲目已经消亡，有着



百年历史的曲坛活动“马街书会”也因参演节目不足面临尴尬境地。

据马街说书研究会会长张满堂，自费寻访艺人，调查说书现状的情况看，同样不容乐观。张满堂说，“我对书会太有感情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小时候做过的一个梦：东河说书热闹得很，人群水泄不通，我从大人腿缝中间往里钻，结果是进不去也出不来，急得哭醒了。”他说：“是书会哺育了我，我是赶着书会、听着说书长大的。由于种种原因，马街书会规模逐年变小，老艺人老了，年轻人改行了，小一辈儿人没有人愿意学说书。经常赶马街书会，你会发现每年来书会献艺的艺人中，三四十岁以下的很少，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艺人。这说明曲艺艺人青黄不接啊！”张满堂焦虑地说。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宝丰和附近县（市）到底还有多少艺人，他们的生活状况如何？2004年，这位执著的汉子开始了漫长的1.5万多公里的艰辛走访。为了能在短时间内摸清艺人底子，记录他们的生活情况，张满堂用多年积蓄的4万多元钱买一辆摩托车、一部摄像机和一部数码相机。他骑着摩托车8次上郑州见省曲协领导，走访宝丰县36位艺人和鲁山、郟县等邻县50多位艺人，行程1.5万多公里，多次更换摩托车轮胎。

通过走访调查，张满堂发现传统的说书形式受到很大挑战，正逐渐被更现代、更新颖、更具表现力的文艺形式所代替。说书内容也是传统的故事，停留在《包公断案》、《呼延庆打擂》等上世纪80年代，甚至六七十年代陈旧的节目，很少有与时俱进的内容，大多数艺人依赖于传统的演艺生存模式。近年来，各级政府对马街书会保护力度的加大使他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每个人哪怕是尽一点点力量去呵护书会，书会就会不断在汲取营养中健康成长。为守护好这个曲艺家园，54岁的张满堂办起了马街说书研究会和网站，举办了多期说书擂台赛，并用自己购置的摄像机和数码相机表达着一位普通村民对书会的热爱。

根据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所长吴文科的统计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活跃的400多个曲艺剧种中，如今依然在登台演出的只剩下不到80种。其中除了相声、苏州评弹、二人转状况稍好之外，其余曲种都只能算是勉强维持，队伍不断萎缩，每年都有曲种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曲艺占了49项。吴文科说：“曲艺的衰减态势远远比人们想像的要严重得多。传统曲艺与许多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形态一样，有着不可再生的特点，一旦消失损失不可估量。京韵大鼓、北京琴书、河南坠子、评书、单弦、山东快书、天津时调、四川金钱板、莲花落、凤阳花鼓……这么多熟悉而亲切的名称，它们的身影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在这个怀念故人的时刻，也让我们重新去发现那些土地上的声音，伸手去挽留它们。

百年来，河南坠子经历诞生、成长、壮大、滑坡的阶段。见证几代艺人对坠子曲艺的酷爱和追求创新、完美、传承与发展；见证时代观众欣赏坠子曲艺如痴如醉的迷恋程度。河南坠子历经百年沧桑，展现其强大生命力，源于其独有的艺术魅力。魅力源于剧情的逻辑性、思想性、时代性、通俗性、地域性、夸张性、讽刺性、褒贬性的恰到好处；源于艺人独特的唱腔设计，浓郁的地方方言，幽默的演唱风格，激情的表现人物个性，充分、完整和细腻的抒发剧情；源于优美、动听、协调的琴弦伴奏；源于坠子戏低廉的演出费用；源于戏迷对坠子书的酷爱、陶醉和痴迷程度。优秀的演员，喜剧可唱得观众捧腹大笑，悲剧可唱得观众泪流满面，唱善人另观众积德成佛，唱恶人另观众咬牙切齿，唱英雄另观众肃然起敬。唱得观众与剧情牵肠挂肚，唱得观众忘掉自我，唱得观众似入仙境。

河南坠子的艺人犹如优质苗圃，观众如肥沃之土，苗圃植入肥沃之土便可茁壮成长，形成一棵棵参天大树。河南坠子可惜今非所夕，“水土出现严重流失，大树消亡或枯萎，小树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生存环境堪称危机。”笔者的比喻并非为过，因为以我父辈、祖父辈为代表的两代群体戏迷，20余年来，无论在高雅殿堂、街坊乡村，很难听到艺人们动情的演唱和优美的琴声，只能沉醉于遥远的回忆之中。

振兴河南坠子需要政府支持，需要媒体呼应，需要专业团队支撑，需要大力培养新秀，



需要业余艺人补充，需要熏陶大批量青少年戏迷，需要创作赋予时代特点的剧本……
河南坠子啊，戏迷观众们怀念你！需要你！

[作者简介]路璐(1983-)女，1983- 洛阳师范学院音乐学院教师。

